

# 蘇俄對反共青年作家的反人性審判

畢英賢譯

——原載「播種」二月號

今年元月莫斯科對四名青年作家——卡蘭斯柯夫 (Yu. Galanskov)、金斯布爾格 (A. Ginzburg)、陀布諾伏爾斯基 (A. Dobrovolsky) 和拉西柯娃 (V. Lashkova) ——的審判是蘇俄盛大慶祝革命五十週年之後最惹人注目的事件。這一案件曾引起俄國內和全世界的廣大關切和注視。蘇俄控訴他們：與自由俄聯 (NTS) 連繫，在蘇俄各城市創立地下文學散佈網，組織地下刊物，出版為曾被判刑的作家辛里亞夫斯基 (A. Sinyavsky) 和丹尼爾 (U. Daniel) 作辯護的「白皮書」等。

審判採秘密方式進行，因此引起多數被告家屬的抗議，已故蘇俄外交部長李維諾夫之孫與丹尼爾之妻曾聯名發散向全世界的呼籲書。蘇俄政府竟不按法律程序，不顧民情輿論，而判被告等一年至七年之徒刑。在極權國家此等事件本不足為奇，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事件所引起蘇俄知識份子的憤慨。——譯者

審判在莫斯科市法院三樓的一個可容納一百五十人的法庭內舉行。官方說，審判是公開的，但是祇有少數人獲准參加，這些人當中有便衣安全人員，幾個蘇聯記者，五個蘇聯作家協會會員，積極份子。經過強烈的抗議之後，才有七個被告家屬獲准出庭。

法庭主席是米羅諾夫 (Lev Mironov)，另有兩個審判委員。檢察官是契納賀夫 (Gennady Terekhov)。

卡蘭斯柯夫的辯護人是卡敏斯卡雅 (Dina Kaminskaya)。金斯布爾格的辯護人是饒羅屠辛 (Boris Zolotukhin)；陀布諾伏爾斯基的辯護人是謝佛衣斯基 (Vladimir Shevsky)。拉西柯娃的辯護人是亞尼雅 (Semen Aria)。

被告從一個陰暗的入口帶進來，在法庭的外面，沒有人看得見他們。在審訊的時候，被告背向「羣衆」站着。

在法院建築物的二樓，部分走廊用為未能進入法庭的被告親屬、朋友（最多時廿五人，最少時五人）和外國記者的「候客室」。那裏有很多便衣秘密警察，使被告的朋友不得向記者透露任何消息，並且不斷地拍攝在場者的

照片。走廊上廿五盞暗淡的照明燈，在審訊過程中，換上強烈的燈泡，使安全人員「工作」方便。也有一些「聽音哨」從法庭內走過來，傳播一些洩過毒的消息，以對被告作不利的宣傳。據外國記者報導，在這個走廊上，籠罩着緊張氣氛。當被告的朋友與「聽音哨」爭論時，恐怖的氣氛就熾烈起來了。有一次，與安全人員發生大的爭吵。當美國新聞記者拍攝到處窺走和拍照的安全人員的情景時，一個安全人員即刻衝上，企圖奪取照像機，但是被告的朋友們却包圍着他，並且嚷道，如果有其他人在這裏拍照，那麼新聞記者也有權拍照。結果，美國人的膠片被扣留；而且，安全人員也停了若干時間，未再拍照。

還有一部分被告親友與新聞記者，站在法院之前的街道上。

元月八日，星期一。在審訊開始之初，在法院之前聚集有五十多個被告的親友，另有外國新聞記者，他們見到了拉里沙·丹尼爾 (Tarica Daniel) 和她的兒子亞歷山大，派·李維諾夫 (P. Litvinov) (人民委員 M·李維諾夫之孫) 和特·李維諾娃 (M·李維諾夫之女)、雅吉爾 (Yakir) (軍事歷史家，係一九三七年被處死之軍團司令之子)，格里柯林科將軍 (G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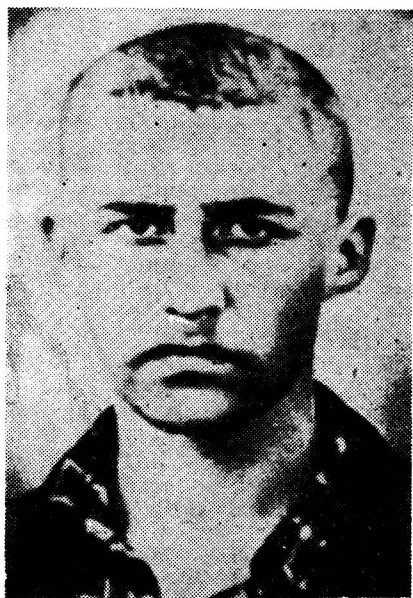
(Grigorinko)·阿·耶賽林—伏爾平娜。四週都是着制服的民警和着便衣的安全人員，不斷地拍攝在場的和與外國人接觸的人的照片。

在法院的入口處，未獲通行的被告家屬與安全人員發生尖銳的衝突。家屬們抗議道：「這對審訊是一個諷刺！難道你們不知道，我們依法有權出席公開的審判？」安全人員回答說，應該向法院建築物管理人交涉。問他們，管理人是誰？在那裏？他們答稱不知道。人們於是嘲笑他們。抗議的結果，有七個被告親屬獲准進入法庭。派·李維諾夫和阿·丹尼爾帶着卡蘭斯柯夫的妻子進入法院。

審訊開始了。檢察官宣讀了三個小時的起訴書。他控告尤·卡蘭斯柯夫，於一九六六年與自由俄聯(NTS)取得聯繫，夥同其餘被告，在蘇聯各城市創立起地下文學散佈網。檢察官指控尤·卡蘭斯柯夫是這一集團的領導人；宣稱：尤·卡蘭斯柯夫，作為這一集團的領袖，領取到美金，而其他被告則領取盧布；認定，被告所進行的活動，不是獨立的，而是按照自由俄聯的任務；力圖證實，被告按照自由俄聯的任務進行示威遊行等。檢察官肯定地說，尤·卡蘭斯柯夫把錢交給陀布諾伏爾斯基，圖在莫斯科購買房屋以設立地下工作中心(卡蘭斯柯夫：「這是一個荒謬的控訴！」)。檢察官加之於被告的罪名還有：組織地下刊物「不死鳥」(Phoenix)，為阿·辛里亞夫斯基和尤·丹尼爾案件辯護的「白皮書」，以及其他「反蘇文稿」，還說他們藉由俄聯之助，把這些東西秘密運至西方。金斯布爾格，按照檢察官的說法，曾組織外國文字版「白皮書」之發行，藉此幫助西方製造反蘇情緒(阿·金斯布爾格：「很遺憾，對那些我曾經投寄這些資料的蘇聯領袖人，並沒有能夠引起這種情緒」)。

在法官向被告提出他們是否按照控訴的罪狀認罪的問題後，「聽音哨」們於是緊張地工作，散佈消息說，所有被告都認罪了。後來，來自可靠方面的消息說，尤·卡蘭斯柯夫和阿·金斯布爾格並未認罪(金斯布爾格說：「沒有，沒有，還是沒有！」)。烏·拉西柯娃說，她不認為自己的活動是犯罪行為。阿·陀布諾伏爾斯基承認自己有罪。

對被告的審問是從阿·陀布諾伏爾斯基開始的，他被連續訊問五個小時。陀布諾伏爾斯基的自白，曾因其餘被告的強烈抗議中斷。陀布諾伏爾斯基舉止不自然，一會兒講得吃力而緩慢，一會兒講得快速而興奮；引用與本案



基斯爾伏諾布陀

方法，成功地「感化」了他；他已成為被告罪行的實際見證人。在義大利報章上刊載一個推想，在審訊時，陀布諾伏爾斯基處在麻醉藥的影響之下。從法庭內傳出來的消息說，在檢察官手中沒有任何實質的證據證明被告與自由俄聯的關係，祇有陀布諾伏爾斯基的口供而已。據說，檢察官所有的實質的證據，都是從陀布諾伏爾斯基一個人身上得來的。

阿·金斯布爾格和尤·卡蘭斯柯夫不止一次聲明，阿·陀布諾伏爾斯基



娃柯西拉

的口供與事實不符，但是，法庭上每次都打斷了他們的話，而對陀布諾伏爾斯基從未如此做過。卡蘭斯柯夫的妻子與金斯布爾格的未婚妻在法庭上寫下的筆記全被安

無關的冗長的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語錄。從第一天開始，就表示出一些假定，陀布諾伏爾斯基在審判前的一年拘禁中，調查機關，已盡一切可能，採用非常的感化

全人員奪走。事後，法庭宣佈，禁止寫筆記，不論何人，如再做筆記，將被逐出法庭。據我們的情報，仍舊有人做筆記，並帶出法庭。

元月九日，星期二。開始審問烏·拉西柯娃，據來自法庭內的消息，她說，她曾用打字機打出一些資料，但是她看不出，有違法之處。



卡蘭斯柯夫

然後，審

判員又審問尤·卡蘭斯柯夫

；他聲明，他從沒有從事過反蘇或觸犯刑法的活動。「不死鳥」是他主編的，與審判員指控不同，它決不是反蘇的。卡蘭斯

柯夫開始引用「不死鳥」中的文句，但是審判員發言制止說：「不要宣傳『不死鳥』的思想了，我們已讀過它」。卡蘭斯柯夫說，他曾收到一些款項，那是「白皮書」的稿費，並且是爲了接濟被捕的阿·辛里亞夫斯基和尤·丹尼爾家屬之用。

在審訊卡蘭斯柯夫時，他數度聲言小指疼痛（他有一小指潰爛）。審訊尚未完畢，就宣佈休息。休息期間，被告親屬不得走出法庭（晚間，有秘密警察跟蹤他們，不容他們有同新聞記者交談的機會）。

同時，民兵和其他「聽音哨」走到新聞記者身邊說，在法庭內接受審訊的，乃是不願工作的「墮落者」和「寄生蟲」。

積極份子對西方如此重視此一審訊假裝驚訝，因爲這些被告並非「不是作家，乃是普通職工」（顯然，這一「英明」的主意是出自高階層宣傳的頭目們，因爲它不止一次被引用，尤其，波昂蘇聯大使館的人員在與爲保護被告而示威遊行的學生領袖談話時引用過；後來，其他官員和積極份子皆用過）。

中午休息過後，繼續審訊卡蘭斯柯夫；他像上午一樣，表現得自在，勇

蘇俄對反共青年作家的反人性審判

敢。



金斯布爾格

然後，審

問阿·金斯布爾格。金斯布爾格同樣地宣稱，他不認爲，其被控告的活動是違法的。他說，在「白皮書」中他所蒐集的都是從蘇聯印刷品選出的，沒有

一篇是秘密或被禁的資料，這本「白皮書」，他祇寄至蘇聯官方機關。他個人並未把「白皮書」轉交給自由俄聯，也未參加國外的翻譯。法庭問他，爲何要編纂關於阿·辛里亞夫斯基和尤·丹尼爾案件的「白皮書」，金斯布爾格回答說，對阿·辛里亞夫斯基和尤·丹尼爾的判罪，「已引起全世界的如此的憤慨之情，祇有由希臘法西斯政權的成立所引起的激動可與相比」。因此，審判員要求，金斯布爾格不要再提阿·辛里亞夫斯基和尤·丹尼爾的名字；並控告金斯布爾格不愛國。對此，他回答說，愛國者應準備爲自己的祖國而死，但不應爲她造謠。

這時，格里柯林科將軍，阿·沱布諾伏爾斯基的友人，要求允許他向見證人問話，因爲他想知道，阿·沱布諾伏爾斯基從何處獲得金錢（檢察官曾說，他是從尤·卡蘭斯柯夫處得來的）。法庭拒絕了他，理由是，格里柯林科將軍是個「精神分裂症患者」。格里柯林科將軍拿出證明書，證明他不再在醫生的監護下了，然而，法庭仍不讓他作證。（格里柯林科將軍曾因編纂和散佈政治文學而遭受精神病療養院的強制治療。）

當日十七時三十分，格里柯林科將軍在向一外國記者交出一份抗議秘密開庭的抗議書的副本時，被秘密警察扣押。抗議書由十二個人簽名，簽字人的姓名至今尚未獲悉。與格里柯林科同時被扣押的還有一位婦人，她的名字

也無法知道。當天晚上，他們就獲釋放。

格里柯林科將軍向法庭的抗議是，法庭不給予他作證的機會。

目擊者說，格里柯林科將軍在拍他照片的安全人員的面前，舞動手杖，大聲叫喊說，他們吓唬不了他。

元月十日，星期三。法庭詢問見證人。見證人的確實數字目前尚不知道。據說，原告的見證人將近二十人。辯護的見證人是（這一資料尚待明確說明）：鈕德美娜·金斯布爾格（Ludmila Ginzburg 被告之母親），平斯基（Leonid Pinsky），卡季（Ludmila Kats），屠匹借金娜（Ayda Topeshkina），枯謝夫（Evg. Kyshev），烏斯欽諾娃（Ustinova），文諾格拉陀夫（Vinogradov）。

對見證人的詢問，尤其他們的供詞對被告有利時，在一種極端敵視和無禮的氣氛中進行。法庭內不斷傳出審判員的叫喊聲。

見證人被詢問後，就被非法地撵出法庭，他們提出激烈的抗議和引證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皆是罔然，根據該條規定，審判員未得檢察官和辯護人同意，於審判過程中，不得將見證人從法庭逐出。

據說，平斯基（專攻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專家）說，金斯布爾格是「一個有高度學識的人，不是犯罪者」。

在午飯休息期間，法庭內裝起電視照像機。午餐後，詢問委內瑞拉籍的尼古拉·布洛克斯——梭柯羅夫（N. Broks-Sokolov），他是來自格蘭諾堡的學生，據控告書說，他是由國外的自由俄聯組織派至莫斯科以協助被告（運進設備以便複印文學作品，附有被告照片的明信片，要求釋放他們的傳單，以及「呼籲推翻政府的資料」）。據莫斯科報載，布洛克斯——梭柯羅夫是去年十二月在莫斯科被國家安全委員機構所逮捕的。在法庭內，布洛克斯——梭柯羅夫宣讀了準備好的聲明；他在聲明中說，住在巴黎的時候，他對有關阿·辛里亞夫斯基和尤·丹尼爾的案件感到非常激憤，因此他同意走一趟以協助為辛里亞夫斯基與丹尼爾作辯護而被捕的作家。他在聲明中表示，當他到達莫斯科後，他才發現，被告們不是作家，而是克里姆林宮的罪犯。在法庭內，展示了控告書所提的，被告在蘇聯各城市所散佈的文學作品

神病學家宣稱，被告們一切正常。

於布洛克斯——梭柯羅夫作出供詞後，在外國記者與被告親友聚集的走廊上，走來了「聽音哨」。他說，在這一證人出庭作證後，事實已很明顯，被告們與自由俄聯是有關係的。被告的友人開始向他提出問題：什麼是自由俄聯？為什麼同它有關係會有罪？原來，知道這個組織的人很少。於是，安全人員匆匆走來協助「聽音哨」，並熱心地向在場者證實，自由俄聯乃是一個強大的組織，到處都有它的組織……等等。

這一天，安全人員的積極性與緊張程度也顯然加劇。在法庭內的人數也增加了。在街上，他們把外國記者從哭泣着的卡蘭斯柯夫的妻子身傍撵走，她正企圖提供消息。

現在已經知道，在審訊之初，曾有三十一個文學家、科學家和藝術家向莫斯科法院投寄一封信（抄本分送布里茲涅夫、柯錫金和包戈尼）。信中抗議，在審判之前對被告的非法的長期扣押；抗議事實上的秘密審訊；抗議其不在報紙上發佈詳細消息。信中並說，這一切引起了社會輿論的不安；對阿·辛里亞夫斯基和尤·丹尼爾的判決也曾因此引起輿情深深的不安。該信強調指出，「我們都被被告而判刑的人恢復一切權利做見證」。信尾簽名的有作家蓓娜，阿赫瑪杜林娜（Bella Akhmadulina），華西里·阿克參諾夫（Vasily Aksnov），畫家弗拉吉米爾·韋斯保（Vladimir Veisberg），文學理論家伊凡諾夫（Ivanov），數學教授，沙發銳維契（Shafarevich）獎金獲得人李昂涅得，平斯基（Leonid Pinsky）等人。還有消息說，所有被告辯護見證人都在信上簽了名。

這一天，格里柯林科將軍說，他會就不讓他出庭作證一事提出申訴。

據說，挪威的一名律師斯耀爾漢，也是著名的挪威社會民主黨的黨員，星期三抵達莫斯科。他是以國際團體「特赦（Amnesty）」的代表身份到達這裏，這一團體的目標是：協助極權國家（蘇聯、西班牙等）的囚犯。他要求出庭，但未獲准。於是，他設法與涅夫·米羅諾夫會晤，並請法律學家阿爾馬紹夫（Almazov）協助。答覆是：會晤是不可能的，至於有關法庭的消息將由教育科學院通訊社印發，應認為法庭是公開的。斯耀爾漢告訴外國記者說，當他抵達莫斯科機場時，曾受到詳細的搜查。

以原告見證人身份出庭者也有精神病學家、化學家、理論問題專家。精

檢察官作最後發言時，面向被告們說，他們幸而及時被捕，稍延遲一點，更嚴厲的懲罰會臨到他們。他要求判尤·卡蘭斯柯夫剝奪自由七年（地下活動判五年、非法匯兌判兩年），判阿·金斯布爾格因地下活動剝奪自由五年，判阿·陀布諾伏爾斯基剝奪自由兩年，烏·拉西柯娃一年。

然後，辯護人發言。他們的發言總共連續四個小時。據出席法庭的人的敘述，辯護者未「反擊數字」，而是盡可能為緩和被告者的命運而鬥爭。

辯護人發言後，讓被告發言。卡蘭斯柯夫未為自己請求減刑，但請求減輕阿·金斯布爾格的懲罰，因為他是完全無辜。卡蘭斯柯夫說，蘇聯的民主化是一個不可倒置的過程，不應以審判案件來阻礙它。在結束他的講話時，他引用並加以修改「不死鳥」中他所著的緒言的最後一句話說：「逮捕我，你們打了一個勝仗；但是，在維護民主與祖國方面，你們正在打敗仗。」

金斯布爾格重覆說，「白皮書」是客觀的，其中不含有秘密文件，也沒有反蘇宣傳。他並重覆說，他希望蘇聯領導人關心「白皮書」的內容，作出重新審判阿·辛里亞夫斯基與尤·丹尼爾的決定。他聲明，不希望法庭給他減刑，祇要求也判他七年，像卡蘭斯柯夫一樣（法庭內的安全人員說：「你等着，你會得到比此更多！」）。金斯布爾格引述了安德諾波夫（Andropov）演說中的一段，該段是敘述史達林時的非法迫害（這引起法庭內安全人員的帶譏諷的抗辯）。他聲明，他的抗議不是針對蘇維埃政權，祇是針對違反法律的事實。

卡蘭斯柯夫和金斯布爾格皆不承認他們與自由俄聯有聯繫；兩人皆聲言，果真他們有這種聯繫，他們也看不出有什麼違法的地方。

烏·拉西柯娃重覆說，她看不出打印材料有違法之處。

阿·陀布諾伏爾斯基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表示遺憾。

當天，拉·丹尼爾和李維諾夫散發他們簽過字的，向俄國和西方社會的呼籲書。在呼籲書中他們指出，在進行審訊時的違法性，並要求公開開庭（呼籲書刊在「播種」二月號內）。

元月十二日，星期五。本日判決。審判會議八點三〇分開始。法庭退席兩個小時討論如何判決。

判決與檢察官的要求完全相符合。尤·卡蘭斯柯夫被判七年剝奪自由（地下活動判五年，非法匯兌判兩年）。阿·金斯布爾格被判五年剝奪自由。

蘇俄對反共青年作家的反人性審判



夫諾維李與（右）爾尼丹

阿·陀布諾伏爾斯基被判兩年。烏·拉西柯娃被判一年。

宣判時，法庭內約有一百五〇人。

此刻，在法院之前聚有兩百多人，其中有四十名外國新聞記者。

判決之後，被判刑者可與親屬作暫短的晤面。

在法院的出口處，有卡蘭斯柯夫的妹妹愛蘭娜和另外兩個陪阿·耶賽林——伏爾平娜而

來的女孩齊向辯護人獻花，這使後者感到很大不安。在答覆記者發問時，這些女孩們說，辯護人雖然處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但是已為被告做了一切所能做的，此點是不應忽視的。

拉·丹尼爾在答覆散發呼籲書可能的後果時說：「沒有第二條路。我們已做了我們所必須做的。很多人支持我們的立場。當我走到街上的時候，很多人攔著我向我表示同情。」

外國新聞記者報導稱，審判已在俄國知識份子間引起很大的不安。他們的反應有沉默的厭惡，有公開的憤慨。

至今，尚未擁有訴訟程序的材料，故僅能對莫斯科法院對阿·金斯布爾格，尤·卡蘭斯柯夫，阿·陀布諾伏爾斯基和烏·拉西柯娃之審判作一般性的評價。

審訊是秘密進行的，法庭內充滿了由政府選出的積極份子，其中絕大多數是安全人員。被告最親近的家屬，經過一番鬥爭後，才獲得出席法庭的權

的經濟情勢看，恐怕難以實行，首先，素來在經援上供獻最多的美國，絕不能拿出六十餘億美元來援助開發中國家，英法兩國情勢亦復如此。這是現實的問題。

合衆國際社六月二十九日報導，拉丁美洲各國對於美國之削減經援，提高利息以及參議院計議將要削減拉丁美洲向美國輸入的商品這三點極感不滿。美國最老的朋友，如阿根廷，巴西，智利以至墨西哥都警告美國，參議院所考慮中的貿易障礙，對於拉丁美洲將發生極嚴重的影響。拉丁美洲國家提出警告，假使不積極推進經濟和社會的改革，則拉丁美洲將要發生羣衆暴亂。玻利維亞總統並且公開表示歡迎東歐共產國家的開發資金。舉拉丁美洲一例可以知道，當已開發國家經濟上不能幫助開發中國家的時候，世界局勢的均衡是難免受到影響的。這也是當前值得重視的問題。

## 六 結論

國際政治形勢每每影響國際經濟，國際經濟情勢也每每影響國際政治形勢。美國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是從一九五〇年開始，這是韓戰爆發的一年。美國近年收支逆差的擴大，必有越戰的影響在內。反轉來，美國收支逆差的後果是：對國際經援的減少，影響美國國際關係；美國國會和輿論界新孤立主義和保護關稅主義抬頭；東南亞和南亞各國從美國得不到援助和貿易的足夠要求，轉而向西歐以至蘇聯接近；美國從西歐開始撤退部份軍隊，影響西歐防衛力量；美國削減六十億美元的支出預算，軍事方面削減了洲際彈道飛彈防衛系統的設置，非軍事方面削減了太空科學太空探險事業的發展。從這些事實可以見及其影響之深遠。

英國自蘇彝士運河關閉以後，據估計每年損失六億美元，這當是造成英國國際收支逆差主要原因之一。收支逆差的結果，是英國勢力退出蘇彝士運河以東地區，英國退出之後，誰將取而代之？這是亞洲以至世界矚目的問題。

法國在六國共同市場內向來我行我素，傲視不遜，自受大罷工打擊以後，則只有低聲下氣，請求夥伴的幫助，對美國敵視的態度亦當有所改變。

綜合分析半年來國際經濟情勢，自由世界的經濟結構事實上並沒有基本

缺陷。一般的經濟發展在高度技術發展之下，必然一日千里，沒有停滯現象。美國在增加租稅，縮減支出之下，必能調節貿易，消除收支逆差。英國在改革生產技術，提高效能之下，當然能克服困難。法國自認，在大罷工後，需要一兩年調整的時間。瞻望前途，都是可樂觀的，沒有理由說自由世界經濟將趨衰落。在美、英、法三國調整改革期間，日本和西德如能保持政治上的穩定，則將獲得高度的發展，大大增高在國際間的影響力。

最後必須指出，自由世界各國必須密切注意消除防範足以破壞經濟的一切政治因素，法國大罷工足爲前車之鑒。

——上接第55頁——

利。對國內社會輿論與自由報紙的代表，法院的門是緊閉着的。如此，政府可對被告施以精神壓力，並隨意以消過毒的消息向社會交代。

審訊機構意圖把社會輿論引離一個事實，那就是：阿·金斯布爾格是「語法」(Sintaksis) (俄國內的一種反共刊物——譯者註)的編輯，爲辛里亞夫斯基與丹尼爾作辯的「白皮書」的編者；卡蘭斯柯夫是一個天才詩人，「一九六六，不死鳥」的編輯；沱布諾伏爾斯基是宗教辯護論文的作家。

審判員進行審訊時，不像一個法學家，活像反動的、恐怖主義政權的代表，破壞了基本的權利準則，對被告和證人施加難以忍受的壓力。他不是審判，而是夥同檢察官一同執行安全委員會和黨內負責該案的領導人的命令。當他許可安全人員對沱布諾伏爾斯基使用「非常方法」時，他已犯下違反人性的罪行；當他宣佈預先擬好的恐怖主義的判決時，他已犯下違反人權的罪行。法庭的其他參與者——「人民」的陪審員也犯了這些罪行。

祇有公開一切才能有助於被迫害者。在那種自由輿論無法爲被迫害者辯護的地方，蘇聯政權皆科以最長徒刑(例如，列寧格勒對奧古爾楚夫(Ogurtov)的審判)，而安全人員則施以殘酷的拷打(例如，五百浸信會教徒案件)。在俄國，可以見到充份的證據，證明被迫害者期待外來的援助，並對西方力量 and 自由俄聯所執行的保護措施有高度的評價。

應當指出，自由俄聯的目標之一是：協助一切被政府迫害的人，援助一切因爭取創作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基本公民和人類權利而被逮捕、放逐、關入精神病院接受強制治療的人們。在任何條件下，祇要自由俄聯知道，它都將伸出援手，不管被害人與自由俄聯有沒有關係。